



改造世界

著譯 樂亞 秀 凱張

光啓出版社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四版

改造世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作	者：凱	樂				
譯	者：張	秀				
發	行	者：鄭	聖	亞		
出	版	者：光	啓	出	版	社
(400)臺中市忠孝路197號						
郵政劃撥：中20479號						
經售處：臺灣各大書局						
承印者：廣益印書局						
(400)台中市北屯路286號						
定 價： N.T. \$ 30.00						

本社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084號

譯者前記

由於聲公總主教的鼓勵，我開始着手繙譯這本名著。

原著者凱樂神父 Rev. James Keller 是一位美國有名的著作家，這本「改造世界」更是他的膾炙人口之作，全書分十九章，譯爲中文得二十五萬言。書中對人生各方面，社會各範疇差不多皆有所論列，議論精闢，見解獨到，對讀者極富啓示性。著者高瞻遠矚，發出了促人深省的呼喚，他以響亮的聲音告訴我們：儘管共產主義者在半個地球面上散佈了陰影，但如果我們積極的努力，自可爲真理贏得了整個的世界。這本書的精義之所在，包含於著者引述的兩句成語中：

「與其詛咒黑暗，

何如點亮蠟燭。」

著者感到，徒托空言，絕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所以，他希望我們自大處着眼，小處入手。點亮蠟燭，輕而易舉，這一點如豆的光燄，却可驅逐盡廣廈長廊間的沉沉夜色。而倘如每個人能秉燭夜遊，則點點的燭光，將匯成一道光之長河，黑暗之子自將無所遁形。

他的眼光與見解，使我憶起了我國古老的教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你、我、他、她的肩膀上，原皆擔負着世界的命運！

譯完了這本書之後，我擱下了筆，疊起了紙，闔上了書頁，時在午夜，喧囂的世界正在假寐，暫時歸於

沉寂，著者熱切的聲音，逐漸在我耳邊高亢起來，一點微光，逐漸的在我的眼前輝煌了起來，在真理的燭照下，我的心感到溫暖，變得熾熱，整個的書中的字句，似是譜入了一支進行曲，悠揚、雄壯、諧和而優美，鼓舞我們整齊步伐，向前走去，做個秉燭者，做個持光者，將基督的愛，散佈處處。

透過了全書，是對於基督的愛之詮釋，——這愛，也就是我們藉以點亮蠟燭的火種。

關於這份愛，在本書的第三章中，曾有一段極其優美而精彩的文章：

「父母、導師、師長們都對青年極力愛護，致使他們過份注意自我之保全，自我之健全，自我之發展，自我之享受。這在那些尊長們自然是無心之過，但却無形中使年輕的一代得到一深刻的印象，以為他們的生命中只有一種任務——那即是除維護其自身以外，更無他事，那些對他們負有教養之責的人，並未能使青年領略福音中的全部義蘊，他們都剪去了那些幼小者的羽翼，將他們拘囿於狹小的牢籠之中，使他們無從享受天主主要他們度的豐富而有趣的生活，他們之中有些人過着單調而屈辱的生活，甚至悲劇化的生活，這原是過份注意自己不可避免的結果。

他們蹉跎歲月，過着枯燥乏味的生活，雖其生活與人無害，但已將天賦給他們的為善的能力盡行埋沒，他們從生到死，並未體認出：基督自己也從未聲言過只愛天主及自己就算盡到生命的責任——愛主愛己雖為基本之要義，但只是教義的一部分而已。……」說到這裏，原著者又以極其精鍊的文句，向我們提示：

「天主教之完滿意義是愛他人——一切人。愛到什麼程度呢，基督所定的標準極其嚴正：『如己』。所以只持『愛主與我』的態度還是不够的，而應愛『主，我，以及人人。』」解釋愛的義蘊，沒有比這一段再深刻、清楚的了。著者在後面的章節中，接着又說：

「基督曾立下一條致萬世太平的大法，那即是使各個人於其內心擴展、延續、發揮其真正的豐富的愛，不僅愛主愛己，且能泛愛大眾。這種工作定能迅速推展，因為它的偉大目標，能够激發了『爲善』的力量，而『善』則是蘊藏於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這種爲善的力量，遇機即能化爲行動，其強韌足可以摧毀一切的障礙。」

愛天主及他人，應該是出乎內心，自發自動的，是屬於動力學的，愛不該是密裏深藏的珠寶，更非以空洞的名詞研究討論的問題。在最後的審判中，我們站在天主的面前時，他並不問我們穿得如何，吃得如何，以及我們賺了多少錢，……他只問我們——而我們之能否獲得永生，也完全取決於我們的答語——我們以他之名，做了些什麼？」

貫徹於全書中的，就是這種博大精深的愛，——著者且告訴了我們，如何將這愛力化爲行動，當愛之光燄亮處時，世界必將籠罩在一片春日的晴暉裏。讀完了這本書，我們定會愉快而勇敢的前去——去到大路上，去到小徑旁，將愛的消息，播送近遠。

最後，感謝聲公總主教介紹我研讀並獲譯這部名著，更感謝光啓出版社諸位神長的指示並惠予出版！

五十二年三月於臺中市

S

012613

D 771.24

801

改造世界

著 樂 凱
译 亞 秀 張



S9008872



石景宜先生赠书

年 月 日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by James KELLER

Translated by CHANG HSIU-YA

改造世界

張凱
秀
亞樂
譯著

目次

第一章	每個人應眼光放大，以世界為己任	五
第二章	解決問題之道	二〇
第三章	目標不同，歸趨自異	三四
第四章	教育——理想決定未來	五一
第五章	政府	六八
第六章	勞工管理	九〇
第七章	寫作	一〇三
第八章	圖書館	一二二
第九章	社會服務	一三一
第十章	人權與社會	一四一
第十一章	由近而遠——影響世界自家庭始	一五六
第十二章	寫信	一八二

第十三章	事業家們，應急起直追	二九三
第十四章	學生	二〇七
第十五章	組織中的個人	二二七
第十六章	站在最前線的基督化運動者	二五一
第十七章	講演	二六三
第十八章	基督化運動者備忘錄	二七二
第十九章	基督對你如是說	二八四

第一章 每個人應眼光放大，以世界爲己任

幾個月以前，我在印第安那州旅行，曾在那裏的一些小城鎮中發表演說。聽衆中包括各種各類的人，形成美國主要命脉的健全國民——農人、工人、小商人同家庭主婦都有，此事給我的印象最深。

他們絕非那些頭腦不清、不講理性的幻想家。由他們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們都是些安詳沉着，實事求是，能判斷是非，明辨善惡的人，他們因爲有真知灼見，而流露出一種依賴、安詳的神態。

「地上之鹽」一詞，正好用來形容這些人。在一次講演中，我坦白的向他們說明了這個意思：

「如果在大學中，政府裏，工會，新聞，雜誌，出版，廣播，電影……各界中的人士，有你們這樣清楚的頭腦，明確的見識。」我說，「那麼，我們的國家，……甚至全世界上的一切情形，就會好得多了。」

演說完畢後，有一個中年人來到我的面前，他對我方才的說法，似乎既不感到什麼不快，也不感到特別高興，只握着我的手，以簡短的詞句說：「我是柯柯木地方的人，那裏的一切情形都很好！」

如果他說一大堆批評或反駁我的話，我倒不會感到什麼奇怪，而他這幾句老老實實的話，却使我驚異不置。「我是柯柯木的人，……那裏的一切情形都很好！」

他也許未曾理會，由這微末的事情，可以發現出世界和平的真正障礙。許多善良的百姓只注意到自己，而一些心懷叵測的份子，却注意到每個人。許多思想純正的人只想到自己生活的小圈子，想到千百個單個的「柯柯木」，而那些包藏禍心，想摧毀我們文明的人，則有長遠而廣泛的計劃與行動，思以多少年代爲期，而以整個的世界爲其目標。

希望每個地方都成爲「柯柯木」

然而，聽到柯柯木地方一切情形都好，無論如何這是件使人興奮的事，我們該爲此感謝上主。而對我們來講，這件事激發了我們的新希望，我們倘把那使柯柯木情形良好的因素——猶待推廣的善——注入國家的血管及世界的動脈中，自然會呈現一種新氣象。

每個時代各種行業中，千百人裏面不乏有心之士，做着這樣的工作！他們擺脫了小我的拘囿，從事一種艱困的偉業，盡力發揮使人向善的驚人影響力，促使和平早日再來臨人間。

而「驚人」這個字眼，用在這裏是再恰當也沒有了。

舉個例子來說，近來美國人民發動給義大利人寫信的偉大運動，人們當然仍記得這回事。在信件中告訴他們美國的民主與自由如何解釋。如果義人願意追求它們，自然會了解其作用。

幾百萬封信，由義裔美人寫給他們鄉邦故舊。這運動並不是自自然然發生的，而是由一個人發動的，那個人是紐約州長島索散墩的一個理髮師。

他本人於一九一三年離開義大利來到美國，願歸化爲這個民主國的國民終其餘年。他結了婚成了家庭生活得很好。年復一年，有兩件事使他的精神頗受擾亂，其中之一就是到處有些人議論批評政府，及世界情況。另一件事，則比前一件更爲使人憤慨——那就是這些專門批評挑剔的人，實際並未做一點事來改善現實情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有幾百萬義大利人受到共黨的甘言誘惑。消息傳來，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決定個人單獨行動，來對付這一嚴重事態。

首先他寫信給西西里聖加薩林的親戚。另外並給住在那附近的他妻子的親戚們寫信。告訴他們大家：美國生活的自由方式究竟如何。隨後他又令他的長子——一個醫生，他的長女——一個食物營養學家，給親友們寫信。他並向總統及紐約區的報紙投書，請求予以支援。大家對他此舉的反應都很良好，但他們一致表示遺憾的是，他的計劃太廣泛了，不易推動。他曾拜訪許多團體，其中人員都以私人的身份來延見他，向他微笑表示歡迎，且勵勉有加，……但也不過如此而已。

眼看着在當地整個的計劃都將歸幻滅，這個理髮師仍不萌退志。他自己仍繼續寫信，並且和他那些有親戚在義大利的朋友聯絡，請他們予以支援。這個計劃漸漸的被熱烈的推動起來了。業務人員，年輕的兵士們的新娘，家庭主婦，獸醫團體，民衆團體，以及宗教領袖們都響應這一項運動了。不久，許多表示衷心感激的來信，如一道充沛的水流，自義大利湧奔而來，覆信中都答應將民主方式的生活廣爲宣傳。結果，這種官方及任何通信社所辦不到的事，由成百成千的國民做到了，這件事使一些義大利人深爲感動。

我們別忘了，這件事只是由一個人來開端的。一個人，單人獨馬，負起了全部的重任，他所以能如此只因他邁出了小我的圈子，而進入那極具重要性的廣大世界。

其他的情境下，其他的工作者

另外一些男子同婦女，或許以更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收到同樣宏大的效果。他們皆是以「柯柯木」的良好情況爲理想，爲了實現一個更好的世界而奮戰。

在那段時光裏，威斯康辛大學有一位教師，他看出了舌耕生涯雖苦，但比其他發展個人的事業更能有益於人，所以終於犧牲個人的物質享受，又回到教室。事情是這樣的，他原來即曾一度做過教師，但爲了到外

面去可以賺大錢，乃拋棄了清苦的教職，但是金錢並未能使他獲得心理上的平安。

他的心裏一直的煩亂不寧，且使他感到困惑。他雖然生活極其享受，但並不快樂。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他是狂癲了嗎？他自己也不明所以，直到他讀了基督教運動的小冊子，才恍然大悟。由其中他發現他煩惱的理由了。爲了只求在俗世顯達，爲了只想到自我，他全然忘記爲他人謀福利的事了。他更忘記了他當初受了師資訓練，目的在作育菁莪，且爲一般學子謀福利的那回事了——明白了這一點後，他又回到教室重執教鞭，他因了能够貢獻己力爲人羣服務，內心遂又如往昔般的感到滿足了。

就一種意義來講，這個人由教師而商人而教師，可以說對自己做了一次實驗。小我的利益，能代替大眾的福利嗎？他在這問題上，試驗了一下自己的反應。他發現其答案是否定的，直到那個等式——也可以說是他個人與他人的關係被看清楚後，他才認爲這個實驗是令人滿意的。

說到實驗，恰好有一個例子，最近伊士曼柯達公司的實驗室中，有一位科學家，聽到這些基督教運動者的工作以及成績，特地寫來了一封信：

「你們的路子是對的，」他寫道，「我曾在科學的領域內度過了大半生的時光，看到過不少科學上的奇妙成就，然而，近來我注意到一種異端的傾向越來越顯著了。我們國內科學的發展，導源於德國學派，而這一學派則是完全摒斥了天主及超自然的觀點，而會爲納粹鋪路。唯一的矯正這事態的辦法，確如你們所說，就是使科學教育的目的，重又含蘊着基督的價值。也許我可以在這方面稍盡棉薄。我終於又將我的實驗工作放棄，而做一個年薪不到千元的教科書方面課程的老師了。」

前些時候，在西歐的會議中，「民主是否需要」這一問題，曾被與會的委員們反覆討論得時間相當久，而意見紛紜，莫衷一是，那討論廣續了兩小時之久，當時，在那廣大會場的一角，有個家庭主婦注意的傾聽

着。她原來想旁聽一會兒就走開的，以便讓後來的人遞補上她的座次，但她傾聽良久，內心不禁大為激動，會場中的一切情形，決非她始料所及。她覺得，啊，……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對所謂的會議她本來一無所知，她不懂其中的手續、方式，甚至每個代表將做些什麼，她不知道，而她全然未曾想到，她來參加這個會議，會有什麼用處。她當時不禁自忖，如果與會者不能把握機會為國家做點事——即使是很細微的事——這個國家也將陷於謬誤而危亡了。

她靜靜的諦聽着另外一些委員們要說些什麼，她發覺他們對民主一詞的觀念，模糊不清，且極膚淺，她的內心不只激動，且簡直感到無法忍耐了。她站起身來，很安詳沉靜的向大會主席建議，最好先給民主一詞下個定義。「民主這個字眼到底怎麼講呢？」她如此的詰問着，聽到會場中起了一陣驚詫的低語。

幾個代表回答得模稜兩可，他們說完以後，那位主婦又站了起來：「那真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她批評道：「有好多種定義，竟沒包括着我們開國的祖先們極重視的獨立宣言開頭的話，那是：每個男人女人和孩童，都有着天主授予的權利，那絕非授自政府，而政府主要的目的之一，即是保障並尊重這些天賦的人權。」

她說完之後，受到大家的喝采。她在簡單的敘述中，將基督的民主與異端的極權截然劃分開了。

這位婦女個人所做的，顯示出基督化運動的先聲。正如一個人（他對勞工關係很感覺興趣）在最近自舊金山寄給我的一封信中所說的：

「那奇妙的基督化運動的意念——由自私的保守，變為無私的進取——使我比過去的歲月中快活多了：現在，我完全以更熱烈的心情來埋首研究勞工法了……」

由於同樣興趣的使然，在許多人的集會中，衆目睽睽之下，有一個猶太教的少女，做了一件同樣有意義

的事。在她經常參加的共產黨主持的集會中，她的發言非常有影響力，她極關心基本的人權，一日有一項條文提出討論，而那項條文正與她所衛護的原則相抵觸，她乃尋到發言的機會了。

她雖是前來與會的唯一非共黨份子，但她末了終於站起身來，以極其友誼謙沖的態度，向大眾說明她對於那項法案及方針的意見。

大眾聽着她發言，寂然無聲。會中大部份的人，臉上都有譴責的神情。另外少數的一些人呢，很難看出心中到底在想什麼。

討論完畢投票表決時，七十五個出席的會員中，有六十個人投票贊成那條法案；只有一個人——那個猶太女孩子——投票反對。十四個出席的共黨同路人棄權，事後他們當中有人單獨的，或三兩個人一道去看她，對她說：他們都為那個女孩子的勇敢與信念所感動。他們在其時其地當然並未退出共黨同路人的立場，但實際上他們已朝正確的方向走了。那次他們並未遵守黨的路線而投票。

此處、彼處、處處

倘用一些字句來形容，那女孩子真可以說是「孤軍奮戰」。並沒有表示友善的言語來鼓勵她，甚至當她語畢坐下後，連鼓掌的聲音都聽不到。然而，即使那件事在共黨的大本營裏永不會被渲染，她實際上却贏得了敬重。這是英勇而大膽的一個典型，像這類的事例還很多。一些人雖然沒有她這麼勇敢，却沉默的埋頭苦幹，他們的工作都收到良好的效果。有時候，他們所為之「善」，是為他人而做的「犧牲」。

幾個月以前，紐約的一個經紀人，由於職務的關係，在許多機會中，可以診查出國家的「脈息」，他看出共產黨在國內滲透的情形，尤以政府各部門中為甚，他不禁大為錯愕。他的一些業務上的同人們，並未曾

看到這事的危險性；但他個人是看到了，所以決定做點事以圖挽救，他在華爾街的職務上，表現出高度的管理才能，他決定在國務院裏謀一個職位……。但他想起了妻子需要他較豐裕的收入來贍養時，才打消了這個念頭。他們平時養尊處優，而她的妻子更是注重生活上的豪華，如果他到華盛頓去，他的收入將大為減少。

經過多少日子的研討商量，他們才決定：不論犧牲與否，他們定得有所改變。

既經決定，他們就絕不後悔。這位退職的經紀人不再過富裕的生活了——只是在政府機關的辦公室中做個工作人員而已。但是他的工作是多麼的有意義啊！他妻子的服裝不像以前那樣時新漂亮了，看起來已經有點老舊了，俗語說得好，「女要衣粧」，她的衣着，可以說適得其反。但她的臉上却閃耀着昔日着華裳美服時所未有的照人光彩。他們在為愛人而工作，為他人而辛勞。

有一個在德克薩斯受過洗禮的律師，也是尋找到基督化運動本義的人。他約有四十五歲年紀，戰時曾做過知識青年隊伍的上尉。當他看出那顛覆我們國家的陰謀時，他如瘋似狂的出擊了——不是向任何人——而是如瘋似狂的要做點事以制止這種企圖。

他大概偶爾聽說過基督化運動這回事了，前不久，我經過德克薩斯時，他鄭重其事的來看我，要我對他表示指示，但當我對他加以指點以前，我向他提出了兩個問題：

「你相信我們開國的祖先們在獨立宣言中的基本觀念嗎？——說人是天主的子女，且由天主賦予了權利？——政府旨在保障這些權利？」

他答道：「我相信。」

「你真願意在這方面有所建樹嗎？」

「我很願意。」他極認真的回答。「我甚願意放棄了我一半的法律業務來做這事。我覺得這事關係重要。」

我向他建議，要到處走動，盡力的多講話——在事務方面，人民團體，社會集會，祇要有機會，決不放棄宣傳，並且鼓勵人們努力以高尚的意念，來推動四種工作，那是：教育；勞工管理；政府；以及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的寫作及撰稿方面。

我也對他講，他的作為，務望能感動至少一個人，聞風景從，盡力在職務上表現出國家開國的精神，一如那些盡力要傾覆它的惡黨一般的積極。

燃亮蠟燭較詛咒黑暗爲佳

如果前邊所說的那位人士能够在這方面獲得成功，如果一些人能起而追隨他，那麼那充滿了混亂、罪惡、過咎的世界黑暗的一角，至少將被一種永恒的光輝所照澈。他們將不詛咒罪惡，寧自去戮力爲善。

中國的一句古諺，生動而概括的說明了此事的要旨；原句是：「燃亮蠟燭，遠較詛咒黑暗爲佳。」在加州一小城中，一個年輕女孩的作為，適足以釋明病態、痛苦、怨怒的生活與啓發人的靈感的生活之區別。祇因屢發癲癇症，她的健康日劣，只有到醫院去休養治療。病中光陰，她靜靜的臥於榻上，有充分的時間想到未來的歲月。她很爲自己憂慮，但過了一些時候，她不再爲自己傷感了。

她的神思轉注到另一方向，以消度病中時光。或許她是爲了竭力忘却自我的小小煩慮，才去思索如何去協助他人的問題……，不，不見得全然如此。該說如果她一心一意去幫助他人，個人的煩慮便微不足道了。

雖然她自稱「缺少文學的天才，」但她對寫作有點愛好。於是她便要求醫院的負責人和城中的報紙聯絡